

香港中文書面語水平測試

文言文

《論語·侍坐》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

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”

子路率爾而對曰：“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；由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

夫子哂之。

“求！爾何如？”

對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”

“赤！爾何如？”

對曰：“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為小相焉。”

“點赤！爾何如？”

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，對曰：“異乎三子者之撰。”

子曰：“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

曰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”

夫子喟然歎曰：“吾與點也！”

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

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

曰：“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”

“唯求則非邦也與？”

“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”

“唯赤則非邦也與？”

“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赤也為之小，孰能為之大？”

《墨子·兼愛》

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，必知亂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；不知亂之所自起，則不能治。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，必知疾之所自起，焉能攻之；不知疾之所自起，則弗能攻。治亂者何獨不然？必知亂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；不知亂之所自起，則弗能治。

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，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。當察亂何自起？起不相愛。臣子之不孝君父，所謂亂也。子自愛，不愛父，故虧父而自利；弟自愛，不愛兄，故虧兄而自利；臣自愛，不愛君，故虧君而自利。此所謂亂也。雖父之不慈子，兄之不慈弟，君之不慈臣，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。父自愛也，不愛子，故虧子而自利；兄自愛也，不愛弟，故虧弟而自利；君自愛也，不愛臣，故虧臣而自利。是何也？皆起不相愛。

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，盜愛其室，不愛其異室，故竊異室以利其室；賊愛其身，不愛人，故賊人以利其身。此何也？皆起不相愛。雖至大夫之相亂家，諸侯之相攻國者，亦然。大夫各愛其家，不愛異家，故亂異家以利其家；諸侯各愛其國，不愛異國，故攻異國以利其國。天下之亂物，具此而已矣。

察此何自起？皆起不相愛。若使天下兼相愛，愛人若愛其身，猶有不孝者乎？視父兄與君若其身，惡施不孝？猶有不慈者乎？視弟子與臣若其身，惡施不慈？故不孝不慈亡有，猶有盜賊乎？故視人之室若其室，誰竊？視人身若其身，誰賊？故盜賊亡有。猶有大夫之相亂家，諸侯之相攻國者乎？視人家若其家，誰亂？視人國若其國，誰攻？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。若使天下兼相愛，國與國不相攻，家與家不相亂，盜賊無有，君臣父子皆能孝慈，若此則天下治。

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，惡得不禁惡而勸愛？故天下兼相愛則治，交相惡則亂。故子墨子曰：“不可以不勸愛人者，此也。”

《莊子·至樂》

天下有至樂無有哉？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？今奚為奚據？奚避奚處？奚就奚去？奚樂奚惡？

夫天下之所尊者，富貴壽善也；所樂者，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；所下者，貧賤夭惡也；所苦者，身不得安逸，口不得厚味，形不得美服，目不得好色，耳不得音聲；若不得者，則大憂以懼，其為形也，亦愚哉！

夫富者，苦身疾作，多積財而不得盡用，其為形也亦外矣。夫貴者，夜以繼日，思慮善否，其為形也亦疏矣。人之生也，與憂俱生。壽者惛惛，久憂不死，何苦也！其為形也亦遠矣。烈士為天下見善矣，未足以活身。吾未知善之誠善邪，誠不善邪？若以為善矣，不足活身；以為不善矣，足以活人。故曰：“忠諫不聽，蹲循勿爭。”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；不爭，名亦不成。誠有善無有哉？

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，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，果不樂邪？吾觀夫俗之所樂，舉群趣者，諛諛然如將不得已，而皆曰樂者，吾未知之樂也，亦未知之不樂也。果有樂無有哉？吾以無為誠樂矣，又俗之所大苦也。故曰：“至樂無樂，至譽無譽。”

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。雖然，無為可以定是非。至樂活身，唯無為幾存。請嘗試言之。天無為以之清，地無為以之寧，故兩無為相合，萬物皆化生。芒乎芴乎，而無從出乎！芴乎芒乎，而無有象乎！萬物職職，皆從無為殖。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，人也孰能得無為哉！

《荀子·天論》

天行有常，不為堯存，不為桀亡。應之以治則吉，應之以亂則凶。彊本而節用，則天不能貧；養備而動時，則天不能病；循道而不貳，則天不能禍。故水旱不能使之飢，寒暑不能使之疾，祲怪不能使之凶。本荒而用侈，則天不能使之富；養略而動罕，則天不能使之全；倍道而妄行，則天不能使之吉。故水旱未至而飢，寒暑未薄而疾，祲怪未至而凶。受時與治世同，而殃禍與治世異，不可以怨天，其道然也。故明於天人之分，則可謂至人矣。……

在天者莫明於日月，在地者莫明於水火，在物者莫明於珠玉，在人者莫明於禮義。故日月不高，則光暉不赫；水火不積，則暉潤不博；珠玉不睹乎外，則王公不以為寶；禮義不加於國家，則功名不白。故人之命在天，國之命在禮。君人者，隆禮尊賢而王，重法愛民而霸，好利多詐而危，權謀、傾覆、幽險而盡亡矣。

大天而思之，孰與物畜而制之？從天而頌之，孰與制天命而用之？望時而待之，孰與應時而使之？因物而多之，孰與騁能而化之？思物而物之，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？願於物之所以生，孰與有物之所以成？故錯人而思天，則失萬物之情。

韓愈《進學解》

國子先生晨入太學，招諸生立館下，誨之曰：“業精於勤，荒於嬉；行成於思，毀於隨。方今聖賢相逢，治具畢張。拔去凶邪，登崇俊良。占小善者率以錄，名一藝者無不庸。爬羅剔抉，刮垢磨光。蓋有幸而獲選，孰云多而不揚？諸生業患不能精，無患有司之不明。行患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。”

言未既，有笑於列者曰：“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於茲有年矣。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。紀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鉤其玄。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。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以窮年。先生之業，可謂勤矣。觝排異端，攘斥佛老。補苴罅漏，張皇幽眇。尋墜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。障百川而東之，回狂瀾於既倒。先生之於儒，可謂勞矣。沉浸醲郁，含英咀華，作為文章，其書滿家。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；周《誥》殷《盤》，佶屈聱牙；《春秋》謹嚴，《左氏》浮誇；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詩》正而葩；下逮《莊》、《騷》，太史所錄，子云相如，同工異曲。先生之於文，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。少始知學，勇於敢為。長通於方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於為人，可謂成矣。然而公不見信於人，私不見助於友，跋前疐後，動輒得咎。暫為御史，遂竄南夷。三年博士，冗不見治。命與仇謀，取敗幾時。冬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飢。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。不知慮此，反教人為？”

先生曰：“吁！子來前！夫大木為宗，細木為桷，榑櫨侏儒，椳闐居楔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。玉札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，俱收並蓄，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。登明選公，雜進巧拙，紆餘為妍，卓犖為傑，校短量長，惟器是適者，宰相之方也。昔者孟軻好辯，孔道以明，轍環天下，卒老於行。荀卿守正，大論是宏，逃讒於楚，廢死蘭陵。是二儒者，吐辭為經，舉足為法，絕類離倫，優入聖域，其過於世何如也。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，言雖多而不要其中，文雖奇而不濟於用，行雖修而不顯於眾。猶且月費俸錢、歲靡廩粟。子不知耕，婦不知織。乘馬從徒，安坐而食。踵常途之促促，窺陳編以盜竊。然而聖主不加誅，宰臣不見斥，非其幸歟？動而得謗，名亦隨之。投閒置散，乃分之宜。若夫商財賄之有亡，計班資之崇庳，忘己量之所稱，指前人之瑕疵，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，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，欲進其豨苓也。”

韓愈《原道》

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仁與義為定名，道與德為虛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義，非毀之也，其見者小也。坐井而觀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為仁，孑孑為義，其小之也則宜。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；其所謂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。凡吾所謂道德云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，去仁與義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沒，火於秦，黃老於漢，佛於晉魏梁隋之間。其言道德仁義者，不入於楊，則入於墨；不入於老，則入於佛。入於彼，必出於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。入者附之，出者汙之。噫，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孰從而聽之？老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。”佛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。”為孔子者，習聞其說，樂其誕而自小也，亦曰：“吾師亦嘗師之云爾。不惟舉之於其口，而又筆之於其書。噫，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其孰從而求之？甚矣！人之好怪也，不求其端，不訊其末，惟怪之欲聞。

古之為民者四，今之為民者六。古之教者處其一，今之教者處其三。農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。賈之家一，而資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？古之時，人之害多矣。有聖人者立，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。為之君，為之師。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，寒然後為之衣，飢然後為之食。木處而顛，土處而病也，然後為之宮室。為之工以贍其器用，為之賈以通其有無，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，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，為之禮以次其先後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；為之政以率其怠倦；為之刑以鋤其強梗。相欺也，為之符、璽、斗斛、權衡以信之。相奪也，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為之備，患生而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“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”嗚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無聖人，人之類滅久矣。何也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，無爪牙以爭食也。

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則失其所以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則失其所以為臣；民不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，則誅。今其法曰：“必棄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相之道，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。”嗚呼！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，不見黜於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；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，不見正於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帝之與王，其號雖殊，其所以為聖一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飢食，其事雖殊，其所以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“曷不為太古之無事？”是亦責冬之裘者曰：“曷不為葛之易也？”責飢之食者曰：“曷不為飲之之易也？”傳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”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，將以有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國家，滅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諸侯用夷禮，則夷之；進於中國，則中國之。經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。”《詩》曰：“戎狄是膺，荊舒是懲。”今也，舉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？

夫所謂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其文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其法，禮樂刑

政；其民，士農工賈；其位，君臣父子、師友、賓主、昆弟、夫婦；其服，麻絲；其居，宮室；其食，粟米果蔬魚肉。其為道易明，而其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為己，則順而祥；以之為人，則愛而公，以之為心；則和而平；以之為天下國家，無所處而不當。是故生則得其情，死則盡其常。郊焉而天神假，廟焉而人鬼饗。曰：“斯道也，何道也？”曰：“斯吾所謂道也，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。”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。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。苟與揚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為臣，故其說長。

然則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。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，其亦庶乎其可也。”

白居易《廬山草堂記》

匡廬奇秀，甲天下山。山北峰曰香爐峰，北寺曰遺愛寺。介峰寺間，其境勝絕，又甲廬山。元和十一年秋，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，若遠行客過故鄉，戀戀不能去。因面峰腋寺，作為草堂。

明年春，草堂成。三間兩柱，二室四牖，廣袤豐殺，一稱心力。洞北戶，來陰風，防徂暑也；敞南甍，納陽日，虞祁寒也。木斤而已，不加丹；牆圻而已，不加白。戚階用石，纂窗用紙，竹簾仁幃，率稱是焉。堂中設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張，儒、道、佛書各三兩卷。

樂天既來為主，仰觀山，俯聽泉，旁睨竹樹雲石，自辰及酉，應接不暇。俄而物誘氣隨，外適內和。一宿體寧，再宿心恬，三宿後頽然嗒然，不知其然而然。

自問其故，答曰：“是居也，前有平地，輪廣十丈；中有平台，半平地；台南有方池，倍平台。環池多山竹野卉，池中生白蓮、白魚。又南抵石澗，夾澗有古松、老杉，大僅十人圍，高不知幾百尺。修柯戛雲，低枝拂潭，如幢豎，如蓋張，如龍蛇走。松下多灌叢，蘿蔦葉蔓，駢織承翳，日月光不到地，盛夏風氣如八、九月時。下鋪白石，為出入道。堂北五步，據層崖積石，嵌空垤竄，雜木異草蓋覆其上。綠陰蒙蒙，朱實離離，不識其名，四時一色。又有飛泉植茗，就以烹單，好事者見，可以永日。堂東有瀑布，水懸三尺，瀉階隅，落石渠，昏曉如練色，夜中如環珮琴築聲。堂西倚北崖右趾，以剖竹架空，引崖上泉，脈分線懸，自檐注砌，累累如貫珠，霏微如雨露，滴瀝飄灑，隨風遠去。其四旁耳目、杖履可及者，春有錦繡谷花，夏有石門澗雲，秋有虎溪月，冬有爐峰雪。陰晴顯晦，昏旦含吐，千變萬狀，不可殫紀，鑿*縷而言，故雲甲廬山者。噫！凡人豐一屋，華一簣，而起居其間，尚不免有驕穩之態；今我為是物主，物至致知，各以類至，又安得不外適內和，體寧心恬哉！昔永、遠、宗、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，老死不返，去我千載，我知其心以是哉！

矧予自思：從幼迨老，若白屋，若朱門，凡所止，雖一日二日，輒覆簣土為台，聚拳石為山，環斗水為池，其喜山水病癖如此。一旦騫剝，來佐江郡。郡守以優容而撫我，廬山以靈勝待我，是天與我時，地與我所，卒獲所好，又何以求焉！尚以冗員所羈，餘累未盡，或往或來，未遑寧處。待予異時，弟妹婚嫁畢，司馬歲秩滿，出處行止，得以自遂，則必左手引妻子，右手抱琴書，終老於斯，以成就我平生之志。清泉白石，實聞此言！

時三月二十七日，始居新堂。四月九日，與河南元集虛、范陽張允中、南陽張深之、東西二林長老湊、朗、滿、晦、堅等凡二十有二人，具齋施茶果以落之。因為《草堂記》。

柳宗元《與友人論為文書》

古今號文章為難，足下知其所以難乎？非謂比興之不足，恢拓之不遠，鑽礪之不工，頗類之不除也。得之為難，知之愈難耳。

苟或得其高朗，探其深蹟，雖有蕪敗，則為日月之蝕也，大圭之瑕也，曷足傷其明、黜其寶哉？且自孔氏以來，茲道大闡。家修人勵，刊精竭慮者，幾千年矣。其間耗費簡札，役用心神者，其可數乎？登文章之籙，波及後代，越不過數十人耳！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綉，互攀日月，高視於萬物之中，雄峙於百代之下乎？率皆縱輿而不克，躑躅而不進，力蹙勢窮，吞志而沒。故曰得之為難。

嗟乎！道之顯晦，幸不幸系焉；談之辯訥，升降系焉；鑒之頗正，好惡系焉；交之廣狹，屈伸系焉。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，合乎否乎？是未可知也。而又榮古虐今者，比肩迭跡，大抵生則不遇，死而垂聲者眾焉。揚雄沒而《法言》大興，馬遷生而《史記》未振。彼之二才，且猶若是，況乎未甚聞著者哉！固有文不傳於後祀，聲遂絕於天下者矣。故曰知之愈難。

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，戕賊文史，挾其意，抽其華，置齒牙間，遇事蜂起，金聲玉耀，誑聾瞽之人，徼一時之聲。雖終淪棄，而其奪朱亂雅，為害已甚。是其所以難也。

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，退發囊笥，編其蕪穢，心悸氣動，交於胸中，未知孰勝，故久滯而不往也。今往僕所著賦、頌、碑、碣、文、記、議、論、書、序之文，凡四十八篇，合為一通，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。擊轅拊缶，必有所擇，顧鑒視其何如耳，還以一字示褒貶焉。

歐陽修《秋聲賦》

歐陽子方夜讀書，聞有聲自西南來者，悚然而聽之，曰：“異哉！”初淅瀝以蕭颯，忽奔騰而砰湃，如波濤夜驚，風雨驟至。其觸於物也，鏗鏘錚錚，金鐵皆鳴，又如赴敵之兵，銜枚疾走，不聞號令，但聞人馬之行聲。余謂童子：“此何聲也？汝出視之！”童子曰：“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，四無人聲，聲在樹間。”

余曰：“噫嘻悲哉！此秋聲也，胡為而來哉？蓋夫秋之為狀也：其色慘淡，煙霏雲斂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氣栗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蕭條，山川寂寥。故其為聲也，淒淒切切，呼號憤發。豐草綠縟而爭茂，佳木蔥籠而可悅；草拂之而色變，木遭之而葉脫；其所以摧敗零落者，乃一氣之餘烈。

夫秋，刑官也，於時為陰；又兵象也，於行為金，是謂天地之義氣，常以肅殺而為心。天之為物，春生秋實。故其在樂也，商聲主西方之音，夷則為七月之律。商，傷也，物既老而悲傷；夷，戮也；物過盛而當殺。

“嗟乎，草木無情，有時飄零，人為動物，惟物之靈，百憂感其心，萬事勞其形，有動於中，必搖其精。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，憂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，黝然黑者為星星；奈何以非金石之質，欲與草木而爭榮！念誰為之戕賊，亦何恨乎秋聲？”

童子莫對，垂頭而睡。但聞四壁蟲聲唧唧，如助余之嘆息。

蘇洵《六國論》

六國破滅，非兵不利，戰不善，弊在賂秦。賂秦而力虧，破滅之道也。或曰：六國互喪，率賂秦耶？曰：不賂者以賂者喪，蓋失強援，不能獨完。故曰弊在賂秦也。

秦以攻取之外，小則獲邑，大則得城。較秦之所得，與戰勝而得者，其實百倍。諸侯之所亡，與戰敗而亡者，其實亦百倍。則秦國之所大欲，諸侯之所大患，固不在戰矣。

思厥先祖父，暴霜露，斬荊棘，以有尺寸之地。子孫視之不甚惜，舉以予人，如棄草芥。今日割五城，明日割十城，然後得一夕安寢。起視四境，而秦兵又至矣。然則諸侯之地有限，暴秦之欲無厭。奉之彌繁，侵之愈急。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，至於顛覆，理固宜然。古人云：以地事秦，猶抱薪救火，薪不盡，火不滅。此言得之。

齊人未嘗賂秦，終繼五國遷滅，何哉？與嬴而不助五國也。五國既喪，齊亦不免矣。燕、趙之君，始有遠略，能守其土，義不賂秦。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，斯用兵之效也。至丹以荊卿為計，始速禍焉。趙嘗五戰於秦，二敗而三勝，後秦擊趙者再，李牧連卻之，洎牧以讒誅，邯鄲為郡，惜其用武而不終也。且燕、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，可謂智力孤危，戰敗而亡，誠不得已。向使三國各愛其他，齊人勿附於秦，刺客不行，良將猶在，則勝負之數，存亡之理，當與秦相較，或未易量。

嗚呼！以賂秦之地，封天下之謀臣；以事秦之心，禮天下之奇才，並力西向，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嚥也。悲夫！有如此之勢，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，日削月割，以趨於亡，為國者，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！

夫六國與秦皆諸侯，其勢弱於秦，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。苟以天下之大，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，是又在六國下矣。

王安石《興賢》

國以任賢使能而興，棄賢專己而衰。此二者必然之勢，古今之通義，流俗所共知耳。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，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，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。有賢而用，國之福也，有之而不用，猶無有也。商之興也有仲虺、伊尹，其衰也亦有三仁。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，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、內史過。兩漢之興也有蕭、曹、寇、鄧之徒，其衰也亦有王嘉、傅喜、陳蕃、李固之眾。魏、晉而下，至於李唐，不可遍舉，然其間興衰之世，亦皆同也。由此觀之，有賢而用之者，國之福也，有之而不用，猶無有也，可不慎歟？

今猶古也，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，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。古雖擾攘之際，猶有賢能若是之眾，況今太寧，豈曰無之，在君上用之而已。博詢眾庶，則才能者進矣；不有忌諱，則讜直之路開矣；不邇小人，則讒諛者自遠矣；不拘文牽俗，則守職者辨治矣；不責人以細過，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效矣。苟行此道，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，然後踐五帝、三皇之途哉？

蘇軾《赤壁賦》

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。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舉酒屬客，誦《明月》之詩，歌《窈窕》之章。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鬥、牛之間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一葦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。浩浩乎如馮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於是飲酒樂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“桂棹兮蘭槳，擊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客有吹洞簫者，倚歌而和之。其聲嗚嗚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。餘音裊裊，不絕如縷。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嫠婦。

蘇子愀然，正襟危坐而問客曰：“何為其然也？”

客曰：“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此非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，山川相繆，鬱乎蒼蒼，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舻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酹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而友麋鹿；駕一葉之扁舟，舉匏尊以相屬。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。知不可乎驟得，托遺響於悲風。”

蘇子曰：“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，而又何羨乎！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；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。”

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，餽核既盡，杯盤狼籍。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蘇軾《喜雨亭記》

亭以雨名，志喜也。古者有喜則以名物，示不忘也。周公得禾，以名其書；漢武得鼎，以名其年；叔孫勝狄，以名其子。其喜之大小不齊，其示不忘一也。

余至扶風之明年，始治官舍，為亭於堂之北，而鑿池其南，引流種木，以為休息之所。是歲之春，雨麥於岐山之陽，其占為有年。既而彌月不雨，民方以為憂。越三月，乙卯乃雨，甲子又雨，民以為未足；丁卯大雨，三日乃止。官吏相與慶於庭，商賈相與歌於市，農夫相與忭於野，憂者以樂，病者以愈，而吾亭適成。

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，而告之曰：“五日不雨可乎？”曰：“五日不雨則無麥。”“十日不雨可乎？”曰：“十日不雨則無禾。”無麥無禾，歲且薦飢，獄訟繁興，而盜賊滋熾。則吾與二三子，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，其可得耶？今天不遺斯民，始旱而賜之以雨，使吾與二三子，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，皆雨之賜也。其又可忘邪？”

既以名亭，又從而歌之。歌曰：“使天而雨珠，寒者不得以為襦；使天而雨玉，飢者不得以為粟。一雨三日，繄誰之力？民曰太守，太守不有；歸之天子，天子曰不；歸之造物，造物不自以為功；歸之太空。太空冥冥，不可得而名。吾以名吾亭。

陸游《入蜀記二則》

八日，五鼓盡，解船過下牢關，夾江千峰萬嶂，有競起者，有獨拔者，有崩欲壓者，有危欲墜者，有橫裂者，有直坼者，有凸者，有窪者，有罅者，奇怪不可盡狀。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，西望重山如闕，江出其間，則所謂下牢谿也。歐陽文忠公有《下牢津》詩云：“入峽江漸曲，轉灘山更多。”即此也。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。躡石蹬二里，其險處不可著腳。洞大如三間屋，有一穴通人過，然陰黑峻嶮尤可畏。繚山腹，偃僂自巖下，至洞前，差可行，然下臨溪潭，石壁十餘丈，水聲恐人。又一穴後，有壁可居，鐘乳歲久，垂地若柱，正當穴門。上有刻云：“黃大臨、弟庭堅、同辛紘、子大方，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游。”旁石壁上刻云：“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”，下缺一字。又云：“判官丁”，下又缺數字。丁者寶臣也，字元珍。今“丁”字下二字，亦髣髴可見，殊不類“元珍”字。又永叔但曰：“夷陵”，不稱令。洞外溪上，又有一崩石偃仆，刻云：“黃庭堅，弟叔向、子相、姪檄，同道人唐履來游，觀辛亥舊題，如夢中事也。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。”按魯直初謫黔南，以紹聖二年過此，歲在乙亥，今云辛亥者誤也。泊石牌峽，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，略無少異。

九日，微雪，過扇子峽，重山相掩，政如屏風扇，疑以此得名。登蝦蟆碚，《水品》所載第四泉是也。蝦蟆在山麓，臨江，頭鼻吻頷絕類，而背脊炮處尤逼真，造物之巧有如此者。自背上深入，得一洞穴，石色綠潤。泉泠泠有聲，自洞出，垂蝦蟆口鼻間，成水簾入江。是日極寒，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。碚洞相對。稍西有一峰孤起侵雲，名天柱峰。自此山勢稍平，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，正如濬渠積土狀。晚次黃牛廟，山復高峻。村人來賣茶菜者甚眾。其中有婦人，皆以青斑布帕首，然頗白皙，語音亦頗正。茶則皆如柴枝草葉，苦不可入口。廟靈感，神封嘉應保安候，皆紹興以來制書也。其下即無義灘，亂石塞中流，望之可畏，然舟過乃不甚覺，蓋操舟之妙也。傳云：神佐夏禹治水有功，故食于此。門左右各一石馬，頗卑小，以小屋覆之。其右馬無左耳，蓋歐陽公所見也。廟後叢木，似冬青而非，莫能名者。落葉有黑文，類符篆，葉葉不同，兒輩亦求得數葉。歐詩刻石廟中。又有張文忠一贊，其詞曰：“壯哉黃牛，有大神力，輦聚巨石，百千萬億。劍戟齒牙，礪礪江側。壅激波濤，險不可測。威脅舟人，駭怖失色。剗羊醜洒，千載廟食。”張公之意，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，求祭饗。使神之用心果如此，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？蓋過論也。夜，舟人來告，請無擊更鼓，云：“廟後山中多虎，聞鼓則出。”

宋濂《閱江樓記》

金陵為帝王之州，自六朝迄於南唐，類皆偏據一方，無以應山川之王氣。逮我皇帝定鼎于茲，始足以當之。由是聲教所暨，罔間朔南，存神穆清，與道同體。雖一豫一遊，亦思為天下後世法。

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，自盧龍蜿蜒而來，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。上以其地雄勝，詔建樓於巔，與民同遊觀之樂，遂錫嘉名為“閱江”云。

登覽之頃，萬象森列，千載之秘，一旦軒露，豈非天造地設，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？當風日清美，法駕幸臨，升其崇椒，憑欄遙矚，必悠然而動遐思。見江漢之朝宗，諸侯之述職，城池之高深，關阨之嚴固，必曰：“此朕沐風櫛雨、戰勝攻取之所致也。”中夏之廣，益思有以保之。見波濤之浩蕩，風帆之下上，蕃舶接跡而來庭，蠻深聯肩而入貢，必曰：“此朕德綏威服，覃及外內之所及也。四夷之遠，益思有以柔之。”見兩岸之間、四郊之上，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，農女有斫桑行饁之勤，必曰：“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，萬方之民，益思有以安之。”觸類而推，不一而足。臣知斯樓之建，皇上所以發舒精神，因物興感，無不寓其致治之思，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？

彼臨春、結綺非弗華矣，齊雲、落星非不高矣。不過樂管絃之淫響，藏燕趙之艷姬，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，臣不知其為何說也？雖然，長江發源岷山，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，白湧碧翻，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。今則南北一家，視為安流，無所事乎戰爭矣。然則果誰之力歟？逢掖之士，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，當思帝德如天，蕩蕩難名，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，忠君報上之心，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？臣不敏，奉旨撰記，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，勒諸貞岷。他若留連光景之辭，皆略而不陳，懼褻也。

袁宏道《滿井游記》

燕地寒，花朝節後，餘寒猶厲。凍風時作。作則飛砂走礫，局促一室之內，欲出不得。每冒風馳行，未百步，輒返。

廿二日，天稍和，偕數友出東直，至滿井。高柳夾堤，土膏微潤，一望空闊，若脫籠之鵠。於時冰皮始解，波色乍明，鱗浪層層，清澈見底，晶晶然如鏡之新開，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。山巒為晴雪所洗，娟然如拭，鮮妍明媚，如倩女之靚面，而髻鬟之始掠也。柳條將舒未舒，柔梢披風，麥田淺鬣寸許。遊人雖未盛，泉而茗者，壘而歌者，紅裝而蹇者，亦時時有。風力雖尚勁，然徒步則汗出浹背。凡曝沙之鳥，呷浪之鱗，悠然自得，毛羽鱗鬣之間，皆有喜氣。始知郊田之外，未始無春，而城居者未知之也。

夫不能以遊墮事，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，惟此官也。而此地適與余近，余之游將自此始，惡能無紀？己亥之二月也。

姚鼐《登泰山記》

泰山之陽，汶水西流；其陰，濟水東流。陽谷皆入汶，陰谷皆入濟。當其南北分者，古長城也。最高日觀峰，在長城南十五里。

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，自京師乘風雪，歷齊河、長清，穿泰山西北谷，越長城之限，至於泰安。是月丁未，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。四十五里，道皆砌石為磴，其級七千有餘。泰山正南面有三谷。中谷繞泰安城下。酈道元所謂環水也。余始循以入，道少半，越中嶺，復循西谷，遂至其巔。古時登山，循東谷入，道有天門。東谷者，古謂之天門溪水，余所不至也。今所經中嶺及山巔，崖限當道者，世皆謂之天門雲。道中迷霧冰滑，磴幾不可登。及既上，蒼山負雪，明燭天南。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徂徠如畫，而半山居霧若帶然。

戊申晦，五鼓，與子穎坐日觀亭，待日出。大風揚積雪擊面，亭東自足下皆云漫。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，山也。極天，雲一線異色，須臾成五彩；日上，正赤如丹，下有紅光動搖承之。或曰：此東海也。回視日觀以西峰，或得日或否，絳皓駁色，而皆若僂。

亭西有岱祠，又有碧霞元君祠。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。是日，觀道中石刻，自唐顯慶以來，其遠古刻盡漫失。僻不當道者，皆不及往。

山多石，少土。石蒼黑色，多平方，少圓。少雜樹，多松，生石罅，皆平頂。冰雪，無瀑水，無鳥獸音跡，至日觀數里內無樹，而雪與人膝齊。桐城姚鼐記。

《黃生借書說》

黃生允修借書，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：

書非借不能讀也。子不聞藏書者乎？《七略》、四庫，天子之書，然天子讀書者有幾？汗牛塞屋，富貴家之書，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？其他祖父積、子孫棄者無論焉。非獨書為然，天下物皆然。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，必慮人逼取，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，曰：今日存，明日去，吾不得而見之矣。若業為吾所有，必高束焉，度藏焉，曰：姑俟異日觀云爾。

余幼好書，家貧難致。有張氏藏書甚富，往借不與，歸而形諸夢。其切如是。故有所覽，輒省記。通籍後，俸去書來，落落大滿，素蟬灰絲，時蒙卷軸。然後歎借者之用心專，而少時之歲月為可惜也。

今黃生貧類予，其借書亦類予，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。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？生固幸而遇予乎？知幸與不幸，則其讀書也必專，而其歸書也必速。

為一說，使與書俱。

歸有光《滄浪亭記》

浮圖文瑛居，大雲庵，環水，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。亟求余作《滄浪亭記》，曰：“昔子美之記，記亭之勝也。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。”

余曰：昔吳越有國時，廣陵王鎮吳中，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；其外戚孫承祐，亦治園於其偏。迨淮海納土，此園不廢。蘇子美始建滄浪亭，最後禪者居之，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。有庵以來二百年，文瑛尋古遺事，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，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。

夫古今之變，朝市改易。嘗登姑甌之台，望五湖之渺茫，群山之蒼翠，太伯、虞仲之所建，闔閭、夫差之所爭，子胥、種、蠡之所經營，今皆無有矣。庵與亭何為者哉？雖然，錢鏐因亂攘竊，保有吳越，國富兵強，垂及四世。諸子姻戚，乘時奢僭，宮館苑囿，極一時之盛。而子美之亭，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。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，不與其漸然而俱盡者，則有在矣。

文瑛讀書喜詩，與吾徒游，呼之為滄浪僧云。

張岱《柳敬亭說書》

南京柳麻子，顰黑，滿面疤痕，悠悠忽忽，土木形骸。善說書，一日說書一回，定價一兩，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，常不得空。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：王月生、柳麻子是也。

余聽其說《景陽岡武松打虎》白文，與本傳大異。其描寫刻畫，微入毫髮，然又找截乾淨，並不嘮叨。哮夫聲如巨鐘，說至筋節處，叱咤叫喊，洶洶崩屋。武松到店沽酒，店內無人，疊地一吼，店中空缸空甕皆甕甕有聲。閑中著色，細微至此。

主人必屏息靜坐，傾耳聽之，彼方掉舌。稍見下人咕嚕耳語，聽者欠伸有倦色，輒不言，故不得強。每至丙夜，拭桌剪燈，素瓷靜遞，款款言之。其疾徐輕重，吞吐抑揚，入情入理，入筋入骨，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，不怕其不齧舌死也。

柳麻子貌奇醜，然其口角波俏，眼目流利，衣服恬靜，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，故其行情正等。